

跨越以往認為正確的疆界

梵二後四十年的省思

葛素玲¹

本文作者懷著悲憫的心情，真誠希望梵二圓滿閉幕四十年後，教會能尋找到耶穌曾接受過的「修補程式」(patch: 「解毒」的電腦用語)，便能夠如同耶穌一樣「上船，往對岸去」，並且超越原先的看法。這是悔改皈依的召叫，這是以天主的方式來看待人和事的掙扎，是謙遜和勇氣的召叫。

前言

病毒警告！掃描病毒！這些字眼已成為電腦族每天生活的一部分，電腦使用者看到它們都會膽顫心驚。病毒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們能損害電腦程式，所到之處都會造成嚴重損害，如果無視「病毒警告」可能會使你在眨眼間失去一天、或一個月、甚至一年的工作成果。有人可能忽略病毒感染的存在，等到病毒發作時，計劃中的工作便無法實行。若我們加入適當的

¹ 本文作者：葛素玲修女 (Antoinette Gutzler, MM)，瑪利諾會士，美國福敦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NY, USA) 神學博士，現居住在台灣，任教於輔大神學院，並常周遊亞洲各國領導避靜及演講。原稿以英文發表 "Journeying to the Other Side: Beyond Previously Accepted Boundaries," *40 years of Vatican II, the Churche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Looking back and moving forward*, pp.61~74. [見 *East Asian Pastoral Review*, 42(2005)1/2]，由何麗霞小姐譯為中文。

修補程式 (patch: 「解毒」的電腦用語)，便能解除病毒，並預防在未來再受感染。我認爲這種現代電腦病毒的危機能以類比的方式，幫助我們反省婦女——並延伸至整個教會——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四十年後的情況。

聖神在梵二吹入教會的清新氣息，曾經給予大公會議神長們行動、思考和發言的勇氣²，然而本文要指出這清新氣息已被病毒污染，使教會的復興癱瘓，也使教會新樣式在浮現過程中停頓下來。這是一個「病毒警告！」我可以掃描出教會中兩個特別的病毒：「神職主義」和「殖民主義」，並建議以「謙遜」和「勇氣」作爲解毒的「修補程式」(patch)，並防禦未來的感染。

這不是一項容易的工作，這些病毒潛藏於「附件」(attachments)內，也就是大家長期接受的聖經、傳統的詮釋，以及教會固有的樣式，因此很困難把它們查出來。我們沒有能力把它們找出來，也無力衡量它們對信友團體的危害，可能是基於郎尼根 (Bernard Longergan) 所指的「盲點」(scotosis)³。「盲點」造成社會和教會不能接受新機會帶來的恩寵，不能開拓新

² 參閱: Xavier Rynne, *Vatican Council II*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p.53.

³ Elizabeth Johnson 指出: 「近年冒起的婦女神學言論，可能使得某些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受到威脅，這些人便把婦女神學壓迫到邊緣地位。這種僵化的心靈常常反對不受歡迎的智慧，可稱爲 scotosis，結果就是造成——以郎尼根的說法——盲點 (scotoma)。」見 E. Johnson, *She Who Is: The Mystery of God in Feminist Theolog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rossroad, 1992), p.12; 參 B. Longergan,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7), pp.191~92, 22~23。

經驗，和進入悔改歸依的過程。事實上，承認「盲點」的存在有助教會誠實地看待神職主義和殖民主義等病毒對信友團體造成的傷害。

一、神職主義

O'Collins 與 Farrugia 把神職主義定義為「企圖將牧靈或神學議題的解決之道，全然集中在神職人員之手」⁴，使平信徒對教會生活和教會管理的參與縮減至最低的程度，尤其打壓婦女的聲音，把婦女置於次要的地位，使她們在教會生活中只能成為被動的旁觀者。今天教會所面對的反神職主義行動，其實是一項持續性的延伸，它源自大公會議本身審議結果的一部分。熟悉梵二大公會議的人士都會記得會議在起始階段的情況，特別是若望廿三世宣布會議將要展開時，反對者如何回應。「梵二背後有很多複雜的情緒，由被動的默許到公開的恐慌，兼而有之」⁵。

在梵二大公會議第一個會期，Lienart 樞機主教勇敢地發言、介入，呼籲與會主教親自為各個委員會挑選候補人選，使能貫徹他們在大公會議的理念。在會議的過程中，對教會嶄新的理解冉冉升起，信友的心神也同時為之受到鼓舞。變動的時局和婦女的角色是當時的「時代訊號」，它最早出現於教宗若

⁴ 參見：G. O'Collins & E. G. Fafrugia (eds.), "Clericalism," in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Theology*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5), p.45。雖然這個病毒有很多不同形式，但本文主要論及的神職主義形式，則有系統地否定婦女實際有力地生活出她們在基督內的平等尊嚴。

⁵ 見：X. Rynne，前引書，p.30。

望廿三世《和平於地》通諭 (*Pacem in Terris*) 之中。教會設法讓福音在這個變動的世界裏產生意義，讓福音在世界上傳播⁶。《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audium et Spes*, 簡稱《現代憲章》) 中極富洞察力地提出⁷：

「基本人權尚未在各地獲得相當的保障，的確令人感到遺憾。例：否認婦女自由選擇配偶及生活地位的權利，拒絕給予她們和男人平等接受教育及文化的權利。」

梵二以後教會露出晨曦的微光，學術殿堂的大門為婦女開啓，她們終於可以攻讀神學和聖經學的博士學位⁸。透過這些學習，婦女發現她們的門徒身分原來早已扎根在福音內，她們在家庭教會和初期教會團體中也有領導者的身分。那些最早的婦女門徒絕非被動地接受天主的恩寵，而是積極地參與「天主與我們同在」的生命故事。現代的婦女開始醒覺，多個世紀以來她們在自身價值、尊嚴和作為「天主肖像」的創造中如何被貶抑，她們在教會團體內合理的角色和責任如何被否定，也瞭解到這為一個神職教會造成如何不穩固的教會觀。然而，梵二後四十年，令人痛心的是，婦女在教會中門徒和領袖的使命仍舊受到壓制，「實現教會」(being Church) 的模式基本上毫無改變。

這種壓制是神職主義病毒的症狀之一，透過下面這個大學教授的故事，讓我們更清楚地瞭解這個情況。這位教授是教會

⁶ 《和平於地》第 41 號：「婦女，因對人性尊嚴的意識日漸增高，已不忍再被視為物品或工具，而要求在家庭和社會中取得相稱於人性的權利和義務。」

⁷ 《現代憲章》29 號。

⁸ 在梵二之後婦女才被允許攻讀神學和聖經的博士學位，之前她們不能修讀這兩方面的學位。

歷史的著名學者，有一些女同學問他，為何在早期基督宗教和基督教會發展史兩門課程裏，都沒有包含婦女角色的部分。經過一番思量後，他簡明地回答：「婦女角色沒有包含在這部分歷史中，是因為當時沒有她們存在，如果她們存在於那段歷史的話，必會被納入我的課程內，但是那段歷史沒有她們的參與，所以她們沒有包括在課程內！」這個故事以一個明顯的、使人不安的問題作開端，結果我們得到的是如何專業的回應呢？正確嗎？或者，這正是一個例子證明神職主義的毒害；由男性領導的角度敘述基督宗教的故事。這個思考模式對教會青年男女的教育和陶成，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呢？四十年來先進的聖經研究方法提供了如此讓人不能接受的答案，而它目前仍存在於我們的教育機構內。

另一個例子是 2004 年 7 月由羅馬發出的文件：《致天主教會主教們：男女在教會和世界的合作》⁹，雖然本文的範圍不是討論該文件，但該文件由神職人員的角度對婦女提出的觀點，值得我們注意。該文件一開始即聲明：「教會，人類的專家，持續不斷地關注男女的一切」，該文件以權威的口吻談及婦女的情形，世上一半的人口，卻似乎沒有徵詢她們的同意！它由「二元論的人學」¹⁰來反映女性和男性的角色——這種人學已被很多女性主義學者質疑；此外，該文件提出的女性主義則是女性運動早期流行的，早已不是今天女性思維和婦女神學的導向。

對於上述文件，女性主義學者有不同的回應，Regina Schulte

⁹ 這份文件可以在梵蒂岡資訊服務網站上找到。

¹⁰ 「二元論人學」把女性和男性視為二者各自擁有彼此相對的特質，有對立和互補的關係。

聲稱這分文件¹¹：

「把婦女當作……被動的合作者，她們不主動地採取行動，只是等待命令並對之服從……因此若望保祿二世認為婦女不能在教會中被賦與重要的領導地位……文件稱婦女面對權力的濫用，只尋求獲得權力……然而，這不是教會內的婦女所尋求的；她們尋求的是分享領導者的職分。」

印度一位「基督徒運動」(Christian activist) 成員 Joan Chittister 認為：「婦女是宗教、社會或政治組織結構內濫用權力的受害者，她們一點也不希望扮演操控者的角色，只希望解除濫用權力的毒害，教會卻始終沒有發覺這一點」¹²。她指出「此文件的問題，在於它強烈指責世界各地婦女追求整全人性這個日益興盛的趨勢。基於它缺乏洞察力、學術性和現實意義，人們將無法接受其觀點」¹³。

梵二後的教會，渴望為世界提供洞察力和現實意義，它宣稱「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¹⁴。教會在梵二後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一直希望能參與這

¹¹ 見 John Allen, "Vatican Document Rejects Combative Feminism, Seeks 'Active Collaboration' for men and Women,"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31 July 2004 on website: www.nationalcatholicreporter.org。

¹² *India News*, New Delhi, 20 August. 2004. website: www.newkerala.com。

¹³ Joan Chittister, "To the 'Experts in Humanity': Since When Did Women Become the Problem?"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2 August 2004 on website: www.nationalcatholicreporter.org。

¹⁴ 《現代憲章》1 號。

個世界，教會現在是否要冒著忽略時代訊號而被世界摒棄於外的危險，這問題關涉教會到底能否真摯地自我反省。

病毒的例子實在不勝枚舉，美國教會的性虐待案件也是其中一個實際例子¹⁵，尤其針對在教會內很多地區修女受到性虐待事件仍未被揭發的情況而言¹⁶。此外，在平信徒團體的交談中，顯示很多天主教徒，特別是婦女，因神職人員對待她們的方式而深感不受尊重，如同「二等」公民一般，沒有藉著在基督內的洗禮而分享同一平等的尊嚴。

我們需要的「修補程式」必須能夠發現並根除神職主義的病毒，好使梵二願景中的教會能夠呈現出來。這是一個包含勇氣和謙遜的修補程式：謙遜地質疑棘手的問題，勇敢地把答案付諸行動。我們需要勇氣承認教會聖統制文化中，其系統性的等級制度是相反福音精神的；如果福音說的話對聆聽者是真正的「好消息」，那我們便需要謙遜地為這個情況尋求解救之道。我們渴望能夠成為哪一種教會（What kind of Church do we wish to

¹⁵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在 2004 年 9 月 24 日的報導中稱「在案件調查期間，有數十宗報告指出施暴的神父並未受到懲罰，只是轉換堂區了事。受害人團體指控教會聖統階層偏袒神父，妄顧受害人的傷害，很多信徒因為教會領導人的反應而大感憤怒。」

¹⁶ 見 Jane Eisner 刊於 www.centre-daily.com 中〈受害修女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Abused Nuns Get Scant Attention”）一文；Wendy McElroy 刊於 www.zetetics.com 的〈天主教教會面對新的性醜聞〉（“Catholic Church Faces New Sex Scandal”）；John Allen, Jr. 和 Pamela Schaeffer 刊於 *National Catholic Reporter*, 16 March 2001 的〈虐待報導：據報稱感染愛滋病加劇修女受到的性剝削〉（“Reports of Abuse: AIDS Exacerbates Sexual Exploitation of Nuns, Reports Allege”），見 www.natcath.com/NCR_Online/archives。

be) ? 或如同當前某位作者所說的，我們希望如何成爲教會 (how do we wish to be Church) ?

John O'Malley 於 2003 年在美國寫的文章中，爲教會的新樣式提出五點建議，此文同時爲突破神職主義而提出了具體的行動方針。這個新樣式使「教宗和主教、主教和神父、神父和教友—主教和平信徒」之間能建立真正的夥伴關係，並能共同合作；領導者以這個態度「更能發揮服務的角色，而非控制的角色」；它是包容性的，邀請所有人主動地參與教會事務。O'Malley 認爲，大公會議傳授的教會樣式是「朝向未來，對未來開放」¹⁷。婦女是這個未來的新樣式重要的一分子。教會內婦女人數衆多這個事實，使教會必須對「時代訊號」保持開放，並接受這個情況帶來的後果。這是去除神職主義 (declericalization) 的開始。

教會的新樣式—勇敢和謙遜—重新討回平信徒參與神學工作的權利和義務，特別是爲沉默已久的婦女而言。婦女的聲音和經驗一直被排拒於「上主的話語」之外，使得神學工作殘缺不全。這個反神職主義的修補程式，能夠阻擋神職主義的「附件」，那些附件通常傳達的訊息是：只有「接受鐸品的」才能可靠地說出有關天主的話語。教會的新樣式能夠顯露出神職系統外的人們遮蔽的面容，他們的聲音是建構神學所必需的一貧苦、窮困和無家可歸者的聲音。

斯里蘭卡神學家 Aloysius Pieris 特別看重窮人的重要性。他指出教會中很多神學家在精英主義文化下受教育，他們以第三人稱來談論窮人的問題。「因此，亞洲地區面對的兩難情形，

¹⁷ 見 John W. O'Malley, "The Style of Vatican II," *America* 188 (2003) 6, p.2。

可以總括如下：神學家們（還）不是窮人；窮人（還）不是神學家」¹⁸。反神職主義的「修補程式」能夠構築互相學習和教育的精神，使羅馬教會和地方教會之間、女人和男人之間能夠互相鼓勵和修正。這個「修補程式」能夠引領我們走向平等包容的門徒身分。

我們也可以在福音中為這樣式的行動找到依據。福音中最動人的邂逅故事之一，發生於瑪十四 13~21，當時耶穌與門徒來到加里肋亞海的「對岸」，他使五千人（猶太人）吃飽後遇到一個敘利腓尼基（Syro-Phoenician）婦女，這婦女求耶穌醫治她的女兒（十五 21~28）。她的請求對耶穌來說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天主的國度到底屬於哪些人——只有猶太人嗎？外邦人也被邀請參加主的宴席，接受天主所賜的所有恩寵嗎？這一位沒有名字的非猶太婦女挑戰並動搖存在於耶穌職務中的排他性。耶穌因著這婦女鍥而不捨的精神，跨出了原有既定的疆界，真正地到達「對岸」，首次理解到天主在世工程的意義，並透過第二次增餅——使四千人（外邦人）吃飽（瑪十五 32~38）的行動，來銘記這個新的領悟。如果教會尋找耶穌曾接受過的這個「修補程式」，便能夠如同耶穌一樣「上船，往對岸去」，並且超越原先的看法。這是悔改歸依的召叫，這是以天主的方式來看待人和事的掙扎，這是謙遜和勇氣的召叫。

二、殖民主義

「病毒警告」接著要掃描的是殖民主義。殖民主義在教會

¹⁸ 見 A. Pieris, "Asia's Non-Semitic Religion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Local Church," *The Month* 15 (1982), p.84。

脈絡中是很困難探討的一環，因為我們普遍認為，殖民主義是一個系統，在其內，一個國家控制其他國家，主要的方式是剝削其天然資源，而這樣的情況似乎不太存在於廿一世紀的教會內。然而，我們需要注意很重要的一點是，殖民主義的根源是一種優越感的傲慢態度，即認為自己擁有權力決定甚麼對「他人」是最好的。這個病毒現今仍存在於我們的教會中，具體的形式包括基督宗教持續的「西方」面貌，在傳播福音時表現的基督宗教優越性，如：羅馬經濟援助非西方地區教會，使之依賴羅馬才能繼續生存，如此種種。這病毒很容易被偵察出來，但是人們會因為「盲點」而拒絕承認其存在。

1998年 Samuel Rayan 在〈神學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 of Theology) 一文中，以亞洲脈絡來掃描此病毒，透過印度的情況(及亞洲其他地區)他指出，天主教神學已被西方神學形式「殖民」，極需實行「去殖民」的過程，好使福音能夠真正地在亞洲土壤中本地化。他這樣寫道¹⁹：

「我們作為基督徒存在性的神學土壤，過去都用來種植外來作物，那都是一些我們不需要或用不著的東西；當外國興起的神學進口後，它便遭廢置，並成為我們的負擔，既不能被吸收成為滋養我們的要素，也沒有能力成為社會改革的力量。」

Rayan 的論述讓我們想起拉內 (Karl Rahner) 早前的觀察²⁰：

¹⁹ 見 S. Rayan, "Decolonization of Theology," *SEDOS Bulletin* 30 (1998), p.297。

²⁰ 見 K. Rahner, "Toward a Funda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Vatican II," translated by Leo J. O'Donovan, *Theological Studies* 40(1979), p.717; 中譯文見：胡國楨譯，〈梵二神學意義的基本詮釋〉，在

「梵二大公會議是教會官方首次正式地嘗試，把『自己是世界性的教會』的事實努力實現出來，雖然迄今這世界性教會形象的發展尚未定型，還在摸索建立之中。」

梵二大公會議需要商議的面向，不再只是屬於西方的，更包括全球的本地神職人員；在實現這些面向的過程中，教會的自我理解產生了質性的躍升。拉內堅稱真正的普世教會是由世界各地衆多本地教會組成的，這些地方教會絕不是歐洲或美洲的分支。他挑戰說²¹：

「教會現在是面對下述抉擇的時候了：要不然，教會能了解並認識到各種文化都有其本質上的不同……面對這個體認，開創新機，引導出必要的局面，使自己成為世界性的教會；否則，教會仍然會停留在其西方式教會面貌上，如此，在最終的基礎上出賣梵二大公會議的精神。」

西方世界至今仍然必須認真地面對這個挑戰，因為梵二以後那麼多年，地方教會的面貌仍然像是西方教會的「分公司」；對大部分非西方地區而言，教會和福音的訊息都是「舶來品」。儘管有一些外在的改變（用本地語言舉行禮儀，男女平信徒擔任讀經員和送聖體員等等），教會在論述基督信仰時仍舊使用西方的風格和方式。梵二以後四十年，世界主教會議（Synods of Bishops）依然在羅馬舉行，而非在基督宗教其他「核心」地區。1998年舉行的「世界主教會議、亞洲議題特別大會」的準備工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個病毒，也能指出謙遜和勇氣是此病毒的「修補程式」。

《拉內思想與中國神學》（台北：光啓，2005），95頁。

²¹ 同上，p.727；中譯文在107頁。

當日本主教們接獲《會議大綱》(Lineamenta)所建議的日程表時，他們拒絕接受這個日程表，並抗議其語氣的無禮，內容又與亞洲現實脫節。他們提出一張問題清單，這些關懷的課題都是多年來與亞洲主教團合作整理而來的，並指出《會議大綱》無法完全代表亞洲主教團。日本主教們也挑戰《會議大綱》所提之議題的適切性，因為它們都是在西方脈絡下形成的，主教們更提出「我們應該展開福傳研究，包括審視使用至今的『西式傳教活動』的限度」²²。

「世界主教會議、亞洲議題特別大會」清楚地指出，教會需要除下西方宗教的形象，淨化自身殖民傳統的色彩。在主教會議後的文件《教會在亞洲》(Ecclesia in Asia)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承認²³：

「儘管歷經數世紀的存在和許多宗徒事業的努力，但在亞洲許多地方，教會仍然被看作是外來的，而事實上，在百姓的心目中也經常和殖民勢力分不開。」

然而，Peter Phan 指出該文件中「使用的動詞是過去式，表示教會並未承認基督宗教在亞洲的外來性，以及其相關的殖民主義觀念仍是當下存在的事實」。Peter Phan 也指出「這個情況不是單純的『在很多地方』，而是在全亞洲」²⁴。梵二以前主

²² 參見〈日本教會對《會議大綱》的正式回應〉(“Official Response of the Japanese Church to the Lineamenta”)，*The Japan Mission Journal* 51(1997), p.198。

²³ 《教會在亞洲》9號。

²⁴ P. Phan, “Challenges for Asian Christianity,” in *The Future of the Asian Churches: The Asian Synod & Ecclesia in Asia*, edited by James H. Kroegeer and Peter C. Phan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教和神學家不會向梵蒂岡提出如此強硬的回應，提出自我聲音的勇氣是對抗殖民主義成功的「修補程式」的開始。

殖民主義的病毒也出現在「宗教優越感」的態度上。梵二後四十年，教會必須繼續評估與亞洲宗教傳統的關係，盡力發掘最有效的方式，向這些來自不同宗教傳統的人們宣講福音。保祿六世在 1970 年代拜訪菲律賓時，如此鼓勵亞洲神學家²⁵：

「讓種子，就是天主聖言，在亞洲肥沃的土壤深深扎根；讓教會從可敬的亞洲宗教和文化的真正價值中汲取養分。教會自身對亞洲的貢獻，必定會受到你們人民的歡迎，因為你們數百年來一貫的靈修傳統，使你們樂於承認和接受在其他人身上的美好事物。」

當亞洲主教團協會 (FABC) 在 1970 年成立時，首先的工作之一就是決定亞洲的基督教會在那裏²⁶：

「這裏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是：當亞洲人民歷史正開始一個新紀元之際，成為亞洲的耶穌基督教會到底有甚麼含意？在歷史『重新回到』亞洲人民自己身上這特殊時刻，以及在重新瞭解梵二精神之視角下，教會使命意味著甚麼？」

過去三十年，各個亞洲主教團委員會在很多的教會致

Claretian, 2002), p.83.

²⁵ “Letter of Paul VI to the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First General Assembly, Taipei (22~27 April 1974),” *The Gospel of Peace and Justice: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Since Pope John*, Presented by Joseph Gremillion (Maryknoll, NY: Orbis, 1976), p.570.

²⁶ *Arévalo and Rosales* 1992, p.xviii.

力推動服務的精神，並和所有亞洲人民及亞洲宗教傳統進行對話。《教會在亞洲》承認亞洲是世界上各主要宗教的發祥地，它表達了教會對這些傳統深切的尊重和肯定²⁷：

「亞洲的心靈有一種先天的靈性洞視和道德智慧，圍繞這核心，建構起一種逐漸發展的『身為亞洲人』的意識。這種『身為亞洲人』的發現與肯定，並不在於衝突或對立，而是在互補與和諧之中。在這個互補與和諧的架構中，教會能夠以一種既忠於自身傳統又符合亞洲人心靈的方式傳達其福音。」

亞洲截然不同的聲音，挑戰過去「既定的」觀念，質疑西方世界的信仰陳述方式是普世認同的。在 2000 年元月亞洲主教團協會的會議中，主教們以尊重的態度承認《教會在亞洲》這個主教會議後的牧靈勸諭，但沒有以它作為討論的重心，反而繼續他們的主題「亞洲：復興的教會—愛與服務的使命」，把《教會在亞洲》相關要點穿插於結會宣言中。他們維持以下理念²⁸：

「在進行福傳工作的過程中，教會不能固守宗教優越感，在追尋天主的道路上，在爭取公義、和諧和更美好的生活過程中，她必須成為所有亞洲人謙遜的同伴和合作者。」

²⁷ 《教會在亞洲》6 號。

²⁸ 參見亞洲主教團協會（FABC）文件〈亞洲更新的教會：愛與服務的使命〉（“A Renewed Church in Asia: A Mission of Love and Service”）（Hong Kong: FABC, 2000），此文為第七屆亞洲主教團協會會議的結會宣言，此會議於 2000 年 1 月 3~12 日在泰國 Samphan 舉行。

梵二後四十年，由亞洲核心冒起的婦女聲音持續成為教會「轉化的恩寵」（transforming grace），這些既謙遜、又勇敢的聲音，成為對抗殖民主義病毒的「修補程式」。此病毒奪取人民的土地，殘害他們의思想和心靈，使他們對自己的身分產生錯誤的記憶，因而活在陰鬱的生命中。這是很多婦女在教會中的經驗。此刻正是時候聆聽婦女的聲音，在這些聲音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亞太地區修女聯合會議」（Asia-Oceania Meeting of Religious 以下簡稱 AMOR）和「亞洲婦女教會會議」（Ecclesia of Women in Asia 以下簡稱 EWA）。

為了回應 1971 年主教會議提出「維護正義的行動是福音本質」，1972 年成立的 AMOR 首要任務是在所有服務行動和修道方式中，推動天國的正義與和平。多年來這個亞洲女性修道者的會議，曾經討論的議題包括修道生活的變革、先知性門徒職分、環保—女性主義思想、亞洲人民之間的修和，以及對窮人的服務和牧養新形式。最近一次（2003 年）的 AMOR 大會主題是「重新編織生命網：天地人共融的夢想」，會中反思修道者的發願如何成為重新編織世人破裂的生命網的必要元素。這些聚會是創造修道生活「新樣式」的重要步驟，修道者一方面感恩西方世界提供了修道生活的傳統，另一方面則要思索修道生活如何在亞洲土壤中繼續成長，並展現亞洲特性。

經過梵二以後那麼多年，至今我們仍未擁有真正本地形式的修道生活，特別是發自亞洲宗教性深度的生活。這個本地化的過程為修道生活帶來很多挑戰，例如應具備甚麼必要條件才能加入修道團體；甚麼樣的祈禱方式能夠觸碰亞洲人的心靈；我們需要甚麼樣的培育計劃？他們應住在哪裏？「神聖」的初學院？或與窮人住在一起，分享他們的生命？此外，當不同種

族、文化、人種的女男努力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團體生活時，又應該如何在團體中面對種族問題和溝通方式的差異。

另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於 2002 年 11 月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洲婦女教會：匯聚沉默之聲」會議，在 Evelyn Montiero 修女發表的主題演講中，述說了發起此會議的靈感概念。她清楚地指出會議的期望：匯聚在亞洲進行神學工作的天主教婦女，提供一個空間讓天主教婦女神學工作者發展她們的潛力，從天主教亞洲婦女的觀點建構神學，不再沉默！會議的目標是鼓勵更多的亞洲天主教婦女參與神學研究、反省和寫作，與社會、教會和不同學術機構的一天主教的、大公性的、宗教交談的一亞洲婦女運動結成網絡²⁹。這些婦女有發言的勇氣，教會的領導層需要有聆聽的謙遜，雙方需要為教會、為世界攜手開創新境界。

如同神職主義一樣，對後殖民主義的嚴詞批判，我們也可以在福音中找到理據。Samuel Rayan 指出，從耶穌的教導和行動中—包括他對窮人和寡婦的關心、他宣講天主要求的是慈悲不是祭獻、他對司祭階層的挑戰—這種種都顯示了「耶穌非常重視宗教和神學的去殖民化」。潔淨和污穢的規範、屯積財富、系統性地壓迫窮人，都是天國不允許的。Rayan 這樣寫道³⁰：

「在耶穌去殖民化的努力中，傳統宗教和神學被重新審視，這一切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當被解放的人民滿

²⁹ 有關更多亞洲婦女教會（EWA）的資料可參閱以下網址：
www.geocities.com/ecclesiaofwomen。EWA 會議論文集《亞洲婦女教會：匯聚沉默之聲》（“Ecclesia of Women in Asia: Gathering the Voices of the Silenced”）在 2004 年 11 月由印度 ISPCK 出版。

³⁰ S. Rayan, 前引文, p.304。

懷喜悅之際，當權者卻決定把這位重要的先知由社會中除掉。」

去殖民化的工作是一項先知性的任務，甚至有招致殺身之禍的嚴重後果。

結 論

本文一開始便指出教會需要掃描兩個病毒——神職主義和殖民主義；兩者不但有害教會生活，也妨礙梵二的復興。筆者建議以「勇氣」和「謙遜」的「修補程式」作為有效的解救辦法之一。文中也列出不同的例子闡述以上的事實，這些例子不只說明了病毒的存在，更指出若沒有足夠的警覺性，我們便會忽略它們。在耶穌的福音中，我們可以找到對付這些病毒的根據，福音的憑據是真正的「修補程式」，可以用來對抗哄騙信友們的各种病毒，這些病毒使他們只「看人的外表」，無法如「天主看人的內心」。此外，我也介紹了一些婦女，雖然教會把她們邊緣化，但她們在教會內仍勇敢發言。

梵二後四十年，籠罩著大公會議的天主聖神清新氣息，仍未被人完全瞭悟。不過這段時間也有很多積極的發展，例如婦女與平信徒的聲音愈來愈強大，婦女對自己在教會內，和對教會的權利和責任愈來愈有信心。主教會議方面，主教們能夠充分而坦率地發表意見。與此同時，聖經的鑽研和探究繼續進展，教會中各種創新的神學見證了聖神的臨在，和向世界各地人民宣講信仰的不同方式。

今日的教會內出現了各種新面貌，不再是殖民化的、男性神職人員的，反而是不同種族、國家、文化和非西方的本土教會中各式女男的面貌。他們在基督內接受洗禮，他們的信仰和

願景要求教會由神職化和殖民化的方式，轉化爲一個新樣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掃描病毒的需要和其帶來的挑戰：教會或是認出這些新面貌帶給教會的不同神恩，並找出教會的新樣式；或是仍停留在固舊不變的西方神職樣式，完全違反耶穌所宣講的天國。我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當心注意所有的「病毒警告！」免得在眨眼間便永遠失去梵二大公會議帶給教會所有的機會和洞見。